



三郎稿人

新谷
林溪



集三

2316
3 丘



2316
3-3

三節遺稿卷之八

薪谷

對策

問史者記一代聖帝賢佐之跡暴君亂臣
之行褒善貶惡為方來鑑戒之典也然而
賢不肖比肩而是非罔據將安所取衷歟
解繩以前書契不興邈乎無以議為自唐
虞至于麟趾載籍雖博可見而考信者壁
經而已魯史而已曾經聖手評訕難到而
丘明公穀之徒互相牴牾則誰果不及於



三管遺稿卷之八
素王之旨歟厥後馬氏班氏繼躅前史破
編年而爲紀傳則二氏才識之長短編年
紀傳之得失可得聞其詳歟求米作傳之
陳悖亂誅死之范其書尚存亦無一二之
可疑歟涑水通志實得史道而晦菴有迷
幾之歎蜀公唐鑑議論純正則伊川謂近
世未有其同者固無可言而其異者亦必
有深意可歷言之歟宋之信史爲奸臣之
所亂而後來嗣君改正者有之其被改者
何君而命改者誰歟受命改撰者爲誰歟

惟我太祖首開史局凡軍國官府之政
民彛謠俗之宜夷虜之反覆星氣之休咎
舉集於太史氏必擇一時之俊彥而掌之
日錄月記各有其職乃者賊臣盜柄國是
波蕩宣祖之實錄廢朝之時政非其人
之所職卽其爪牙之爲也賢邪混真是非
顛倒嗚呼斯豈非史家之大厄哉方今
聖上寵興式當釐正之秋或者謂調兵運
餉機務孔殷刊史之役請俟他日議者謂
時世漸遠月遺日忘事可速舉不容暫緩

於斯二者未知若爲而可歟伊欲筆削有
法袞鉞無違使 吾君吾相之徽猷懿業
昭揭於汗竹之中使賢者勸不肖者懼其
道何由願聞其說

課製錄

對愚聞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
化成天下愚之誦此言久矣今也秋圍發策惟國
史是詢而欲正人文噫其弘闡之心乎其化成之
機乎愚亦感其問而爲之說曰夫今之所以知古
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時君臧否俱
載簡編之中人臣淑慝莫逃袞鉞之下蓋莫爲之

紀雖美而不彰莫爲之錄雖惡而不傳故該括本
末辨賢邪於旣往褒集始終垂勸戒於將來得失
一朝而榮辱千載國雖可滅而史不可滅則史之
於國顧不重歟是以古之良史無溢辭於所美無
隱跡於所刺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至於編年而記
一代之政列傳而載一人之事誅姦諛於旣死發
潛德之幽光一字之褒逾於華袞之贈片言之貶
甚於朝市之撻後之時君世主由是而知戒亂臣
賊子職此而知懼矣苟或不然人無三長之才世
有五難之譏記事而不明其實著書而未得其要

刻於玉版都是誣歸之虛文藏於金匱皆非據實
之全書則後世相傳將何取衷嗚呼傳疑傳信雖
在於史作之述之必待其人然則欲其纂輯有法
而褒職無違者盍亦得其人而修其史乎請以嘗
見於青史者爲執事條陳之書契以前洪荒不傳
邈乎隆古無以議爲粵自唐虞至于成周代各有
史載籍極博而今之考信者唯壁經麟筆而已曾
經筆削難以評訕而三子作傳互相牴牾雖有記
實之法而或失於浮誇或失於太簡未有如夫子
者也至如漢臣班馬以文章鳴掌記時事而不從

魯史之編年自成一家之典法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雖曰其文直其事核而是非頗謬於聖人論議
或雜於黃老才識長短固不足論而紀傳浩汗義
難竊取矣若夫索米千斛而欲修青簡肆筆一書
而竟遭赤族陳范之徒語焉而不正記焉而不詳
烏可取信於後世哉至於涑水通志能得述作之
道蜀公唐鑑實有純正之論而或有迷幾之嘆或
有希世之譽噫晦菴伊川智足以知人一嘆一譽
必有所據或同或異豈無其由逮夫趙宋信史亂
於姦臣而至于嗣君能改其文噫隆佑之命改范

子之改撰實出於黜邪之心則神宗之被改也宜矣嗚呼作史得失此其大略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愚請姑舍是洪惟我國家肇自聖祖首建史局春秋置館藝文有官凡諸軍國之事官府之政書法不隱與奪孔昭至於民彞謠俗之宜變夷星氣之變靡不畢載又能必簡太史而纂修事一以委之曰錄月記各有其職其於重史之道愚無間然矣奈何頃者姦凶竊柄久弄權詐巧言令色職秉陽秋國是靡定邪議橫流掌宣祖之實錄者莫非姦回記昏朝之時政者悉皆

孔子賢邪混淆是非顛倒史家之厄孰大於此凡茲數端言之短氣幸我聖上乘運龍興方憤史失其真欲恢釐正之道而人心如面廷議矛盾嗚呼西鄙孔棘兵食方急刊史之役當俟他日者甲者所議切於戎務也時世漸遠日致遺忘今宜速舉不容少緩者乙者所論急於修史也入彼出此未得其中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無已則有一焉作史之法愚也嘗聞其略也古人云一代之興必有史臣而後有典謨灑噩之篇有孔子之大聖而後

有春秋謹嚴之書信斯言也今日之憂其在得人之外耶非耶誠能必擇一時之尤者而左右惟其人舟楫珥筆皆有董狐之才木天漬墨能法獲麟之史我 后有政悉記於簡編吾相有猷亦載於方策豐而不餘其辭約而不遺其義華其舊染揭以直書則周家信書得史佚而克成宋氏亂史待范子而乃正將見良史勑興不虛美不隱惡褒至公貶亦至公而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使天下後世之讀史者皆知今日之史無愧於訓詁矣嗚呼執事所慮固在於史而愚生之憂又有大焉何則亂

政弊習難以卒變流風餘俗猶有存者朝紳分黨自爲仇敵衣冠之地變成戰場既覆之轍尚忍蹈之耶百隸怠慢委靡成習徒擁虛器補葺浮文既覆之轍尚忍蹈之耶若此不已雖欲得人而人不得矣雖欲修史而史不修矣悠悠泛泛苟度歲月頭白可期汗青無日縱有形管之臣丹地之士阿諛畏法君舉不書編簡失實無所考信他日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以取據乎噫執事之問雖切而無救叔世之弊愚生之對雖直而不補國家之患今日問對紙上空言言之至此不覺扼

腕謹對

說

詩能窮人說

夫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動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聲聲之精者爲言詩之於言又其精之精者也蓋詩者言之所形見其詩可以知其言知其言斯可以審其聲矣苟能審其聲則其心之曲直邪正不能遁其形故曰其詩想其人可也若夫人之窮達天也詩何與焉然則所謂詩能窮人者何也夫天之命物用之不全翼者不牙牙

者不翼有鱗無羽有羽無鱗物之不全物之情也人能以詩大鳴於世萬類困其暴造化失其權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之信乎詩之窮人也雖然天無不化有羽無鱗者天也有鱗無羽者亦天也至於牙者不翼翼者不牙者莫非天之所賦也何獨於人之窮達不係乎天乎古人云求通久矣不得時也諱窮久矣不免命也時與命皆天之道也若以人之窮專在於詩而不在于天云爾則多見其惑也不可與言詩已矣夫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爲得之吾必曰非詩之窮窮則工也何則士之於

世也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方其羈愁困厄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惟其窮愈甚故其詩愈工譬若百草百卉必遇秋冬之霜雪摧敗肅殺而後乃可發榮於春夏之雨露有是哉詩之遇窮而工也若夫人之窮豈詩之罪哉或曰古之人窮於詩者何限夫五言出於西京蘇李景其首號者也當其雙鳧北飛一鴈南翔河梁泣別之詩可謂窮矣詩莫盛於盛唐子美尤其雄渾者也及其白首溝壑短褐飄零紀行述懷之詩不可謂不窮也至如太白以潯陽之詩窮禹錫以玄都

之詩窮襄陽孟浩然之窮松月夜窓之詩窮之也眉山蘇子瞻之窮老檜蟄龍之詩窮之也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以詩而窮者不可勝記若數子者可謂詩人者非耶其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或有行雲流水之勢或有冠冕玉佩之風或歛然而鸞鳳騰或矯然而蛟龍躍然而其遇於世何如也其詩若彼而其窮若是儻所謂詩能窮人者是耶非耶嗚呼爲此說者其不知詩乎夫詩自三百篇始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里巷其詩粹然固已協之聲律以化天下三代之人

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甚衆未聞有一人坐詩而窮者豈詩之不能窮人於古而能窮人於後世耶漢之蘇李或持節於雪窖或屈膝於穹廬及其携手而別黯然銷魂其去留鬱悒之懷以詩發之且唐之老杜詩之聖者而值天寶之亂脫身西走棲棲於巴蜀巫峽之間雖顛沛流離而然斷吟髭詩囊亦富三子之窮窮則窮矣其窮也不以作詩故也太白賡迫於永王之船禹錫托附於叔文之黨宜乎窮矣以詩乎哉浩然之命多舛子瞻之才勝德雖不爲詩能不窮乎若栢梁之筵曲水之宴能

詩者居客之右是皆以詩而遇且顯者也至如厖眉之都尉猿臂之將軍雖不能一句詩其人亦窮由是觀之又不可以詩爲數子之窮也然則數子之窮孰主張是不過曰天而已矣夫人之窮也何獨止於詩窮有智窮者有學窮者有文窮者有命窮者有交窮者其號名雖殊其所以在天則一也噫見謫仙之詩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見少陵之詩眷眷焉有戀君之態至今千百代之下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天乎天乎奈何以詩人之詩不使鳴於國家之盛而窮餓其身使自鳴其不平也耶然

富貴而名磨滅者皆是而詩人之名獨留於宇宙之間是雖窮於一時而不窮於千古也窮者吾不知其窮達者吾不知其達也窮而著其名孰謂之窮達而無其名孰謂之達哉夫然後天之報施詩人而不窮其人者乃可見矣嗚呼能詩不能詩者其責在人窮人不窮人者其責在天在人者吾將勉之而在天者於吾何有哉雖然所謂詩能窮人者其亦有所感而言者歟

三節遺稿卷之八

三節遺稿卷之九

林溪

詩

潭陽府中偶吟

茅簷已夕陰宿鳥投林早白雲千里外何處長安道

贈南幼安

此夜燈前會親朋四五人偶然成樂事杯酒莫辭頻

旅舍偶吟

放歌聲愈激携鏡鬢成絲無人問幽獨倚劍一傾
危

次元進士戚叔海振見贈聽鶯詩韻

母子相離作此行每逢佳節却傷情可耐黃鸝春
雨後隔籬空作斷腸聲

用前韻述懷丁卯亂後

如何驕虜尚橫行媚賊姦臣壅物情禽鳥不知
宗社耻臨風猶作舊時聲

強策青藜屋後行隔林鶯語引鄉情此日微禽猶
慷慨傍人休道凱歌聲

誰勸鑿輿海島行更生和議解軍情關西敵愾終
難見鰲背空喧鼓角聲

登高傷時

登高天地望如窮塞外胡兵在目中宵吞雲夢知
何用劍挾雄心倚晚風

次鵝溪熒惑詩韻

幾歲魴魚歎尾楨幸逢時運屬休明如何 聖代
治平日處處猶聞有逆兵

醉時歌送人

壯士悲吟隘八荒匣中雙劍老霜銜斗間紫氣如

相問爲說江南白首印

次杜牧宮詞韻

玉階窸闐掩重門金屋粧成認舊恩翠輦不來春
又過闌簾惆悵月黃昏

題李之載扇

高山流水一張琴別後誰知白雪音此夜連床還
似夢洛陽花柳會相尋

次金仲潤見贈韻

湖海多年別故人客中相遇更相親嗟余已廢鉛
槧久愧爾詞鋒捷有神

淳昌阻雨偶吟

客中愁緒雨中添千里家山入望尖何幸主人情
愛密不妨公館久留淹

行到德坪院次壁上韻

征馬悲鳴惱客情亂峯深處雪新晴僑窓永夜愁
無寐半壁殘燈翳復明

贈別友人

惜別離亭海月清傷心不獨隔蠻荆會須共醉江
村酒莫遣臨歧暗恨生
臨歧握手各遲遲正是他鄉惜別離誰云丈夫無

三節遺稿卷之九
垂淚此日相分不勝悲

除夜

半壁殘燈照不眠夜深虛館思悽然
萱堂定省今年安否鶴髮明朝又一年

客中聽鶯

毋在花山子遠行白雲千里不堪情
禽鳥何知孤客恨隱林終日更多聲

又用前韻述懷

翠華遙作去邠行帷幄誰能測虜情
廟堂區畫惟和事西塞終無戰鬪聲

潭陽村家次壁上韻

辛未三月卷

翁是登龍兄御史南來豪興此時新
請看潭府開筵日插桂稱觴四五人

傷時偶吟

若道賊兵過皆言無奈何挺身戰者少
策馬匿人多 聖主膝將屈元臣髮謾
儲最憐沙塞外黃鵠入悲歌

次淳昌六友堂韻

岳陽樓上趣方此問如何名號雖先得
風光未必多 玉輪窺小檻珠露墮
枯荷便欲投簪紱同棲脫

世羅

旅舍阻雨

半歲三行役歸程問幾何詩情病後少客思雨中
多學道蛙聞海謀生鼠飲河柴門人不叩對酒一
高歌

送聘君赴洛

塵世浮名不足求紛紛榮悴水中漚朝爲錦閣青
衫吏暮作圓門白首囚雪擁溪橋留五馬冰嚴石
棧折行輶傍人欲問全身策試看沙頭有白鷗
仁烈王后挽章

聖君神后活吾東十又三年覆載同不識生生何
有力能令婦婦盡成風姜任著教從胎孕馬鄧無
私保始終要寫光容須大筆黃圖一一記陰功

題友人江亭

數椽來結大江濱亂世幽居獨有君拔俗襟期終
古罕別區形勝久曾聞窓臨鯨海天光濶境接仙
山秀色分隙地儻能容小築投簪準擬謝塵氛

遊寺

夜深方丈說經初坐對泉香洗鉢餘不二五門他
自得大三千界見來虛紺園月上驚棲鶴碧殿風

微響木魚色則是空空則色逝將隨爾學真如

潭陽府中設族會

旅館開小筵此地親戚多列坐儘同姓勝事誰復
加杯盤頗狼藉起舞仍當歌歡娛殊未極落日將
如何

次舞陽縣

客子寒亦行正月固多陰馬頭東風起綠色日夜
深大道不敢驅山逕費推尋丈夫不逢此何以知
嶮嶮行投舞陽縣薄暮森衆林古城何年缺跋馬
望日沉憂時力不逮有淚盈衣襟嗟峨西北雲想

像折寸心

詠懷贈友

冬灰初吹仲月管日出辰南暉景短顛頊嚴威北
戶瑾一夜盲風生萬竅窓間苦寒誰獨悲龍城客
子風裂鬣縮頸皺眉如凍鰲默坐愁腸難濯澣遙
憶故人不相見故人乃在西海畔故人故人風流
人古貌古心誰等伴三清逸鶴出塵罟九淵潛龍
無世絆綠駢珊瑚市則無麒麟玉樹人間空凜凜
風稜瑟又個棗棗威儀赫而喧溪山早結終老約
富貴人間春夢斷一江烟月一竿竹物外生涯老

三言選本卷之九
葭亂松高竹戶釣魚迴素書玄經常滿案蘭架玉
軸載墳典照白含丹霞色爛研朱時復點周易淨
几明窓下書慢尋經閱簡晝繼夜萬事紛紛不挂
眼有手只許親硯墨有脚不肯過門閭羣書萬卷
腹爲筭皎潔膏中星斗燦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
長江歸海瀚筆端自有萬句力麗什雄篇亦無筭
詩成藻思一何綺紙上點點驪珠璨觀者如山皆
動色寒光奪目驚珪瓊麗似丹桂出玉山燁如芙
蓉生碧澗知君草書又神速右軍莫誇愁蛇縮青
萍長價薛卞門遐邇奔波競覘瞻我亦何者蒙許

與推獎詞壇還愧赧眉宇之間得心事喜色敷腴
笑而莞百年情義比瓜葛轉海回山不作難薰然
頗覺耳目開托契偏凌鮑與管論文書幌夜雨霽
把酒茅簷春晝暖傾情倒意肝膽露快辯高談非
恠誕嗚呼薄俗難重陳擾擾寧知真與贗一談一
笑失顏色貝壁蒼蠅喧謗訕生雲作雨手翻覆暗
中投珠劍或按長安縱逢口頭交如以衣冠坐塗
炭自從逢君減多病日日追隨敢辭懶門前鷄犬
亦皆馴暮去朝來欣莫間俱懷逸興壯心飛宇宙
不能容氣岸江山花柳欲暮春古寺青燈涼夜半

得錢沽酒卽相覓携手同遊心莫憚風清書榻和
長篇月午湖山傾玉盞男兒得意自可樂何必營
營萬金產自謂歲歲長如此死生窮通誰復患寧
知去住與願違離合悠悠雲聚散君留湖海弄雲
月我向過城耽勝翫此地從來最竒絕異境名山
天下冠吟鞭遙指水出外峻嶺突兀撐雲漢山深
雪寒路坎坷半壁纔登日已晏危道顛蹶退且復
飛去恨我身無翰深林雜樹杳冥冥谷裏幽泉清
且渙千崖萬壑富竒恠吁嗟厥初誰能判創茲窮
隆朴而巧大哉造物功亦倂山容逼冬轉清瘦削

立岡巒何巉巖褰衣披草步推馬杖藜飄飄乘石
棧行行漸覺百憂集陟險乘危吾未慣安得大劔
千萬尺斬去丘陵置平坦直上高頂始割然眼底
峯巒自相亂偶逢聘岳宰此州紫綬銅章謝所按
琴堂投宿夜看劔憶君中宵雙淚潛知音誰復聽
我洋抱得玄琴空自歎天涯矯首不見君但聞嚶
鳥爭相喚含愁脉脉悄無言獨憑烏几增悽惋靜
言思之怒如飢病卧空床廢巾盥吟呻動卽向一
旬案上寂寞塵生簡羈懷鬱鬱向誰討吏民還如
彪與虺生獐往往多憤恨辭舌嘲啁類鵝鶴擊節

三節遺稿卷之九
悲吟聲半苦獨夜輾轉留虛館朱絃彈罷思悽然
夜笛聞來腸欲斷旅枕歌時雪花亂客窓開處朝
光滿章臺楊柳絮欲飛灞橋寒梅花欲綻沉思昔
遊了如夢景物山川那忍看清罇獨酌不成懼檻
外新月徒清煥家山回首杳何許一點眉峯雲外
攢明年會須拂衣歸某水魴鱓可罩汕一篇題罷
謝知已出門目送南飛鴈

歲丁丑南漢園中傷時寓意示俞武仲
雪滿孤城壯士悲云云夜來風雪壓旌旗都將不平
心中事說與吾儕武仲知此非全篇也

附次韻

君今死義不須悲我見吳城豎白旗臨別丁寧

贈劔意百年慚負故人知公出城臨別有贈劔

廢伏經年忽憶前歲伯曾有事此正萬分危
急時節也亡友尹成伯曾有數首絕句相
示萬句之雪謾不省錄往記其韻字則
其首句云雪滿孤城壯士悲又有夜來風
雪壓旌旗都將不平心中事說與吾儕武
仲知之句然則雖未記其中全篇其韻可尋
也吟諷之餘拭淚追和筆短意塞殆不識

三節遺稿卷之九

三節遺稿卷之十

林溪

疏

斥和疏 丙子十一月

伏以臣之在外首尾四閱月矣其於朝著之事有
同聾瞽而亦嘗聞道路所傳曰近有一種邪佞恠
慝之言上蔽天聰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
理斃絕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 宗社覆亡決
於一言云問其名則乃崔鳴吉也臣於路上病重
垂死之際略聞此言心膽輪困五內如割北望

三管遺稿卷之十
天門攬滄而已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幸賴 天地
父母之賜扶與病軀不死道傍生還 輦轂之下
復忝近密之地庶得展布所懷請略陳之噫和議
之亡人國家覆人宗祊匪今斯今振古如斯而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
奴賊之於我國卽父母之仇讎也爲人臣子者其
可與父母之仇讎約爲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
域怡然不以爲耻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
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頃者虜勢張甚逼近京師
震震汚 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臣不敢知 殿

下於斯時也當作何如懷也寧以國斃義不苟全
而顧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賦從征亦何忍更以和
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 聖明赫然奮發據義介
絕布告中外轉奏 天朝環東土數千里舉欣欣
然相告曰吾其免被髮左衽矣不圖茲者 獎勅
纔降邪議旋發忍以清國汗三字舉之於其口人
心之憤當復如何又况承旨侍臣亦可屏去云者
嘻噫亦太甚矣嗚吉之言也謀國非附耳之言君
臣無密語之義所言所答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
叅聽亦何傷乎如非義也屋漏可愧雖秘何益彼

其心曰承旨侍臣亦皆屏去則他日筵中我雖
爲某語某語外間之人誰得以知之後世之史誰
得以書之云爾則其心所在有不可測也噫古之
主和議者莫如秦檜而當時言語事跡不能逃於
史筆之誅至今斑斑可考則以秦檜之大奸慝亦
不敢斥去史官也明矣夫以秦檜之所不敢爲者
而鳴吉忍爲之非獨殿下之罪人乃秦檜之罪
人也今內而朝廷外而民庶謗議涵涵如出一
口皆欲食其肉而殿下深居九重何得而知之
乎洪慶厚之啓吳達濟之疏實出於公論而旋被

嚴譴斥之以徇私構陷目之以黃口小兒至以申
恂擬望之故特罷銓官欲以箝制萬口雷霆之
下莫不摧折職在三司者惴惴焉首尾憂畏前後
顧瞻率皆含黑苟容甚者或稱身病或托公故紛
紜圖遞爭懷巧避之計至於李敏求以秩高諫長
自恃天寵不恤公論矇矓引避遽停前啓上逢
聖意下媚鳴吉其他新進後輩如李時雨等之依
阿澆忍無足恠也臣未知聖明能察其患得患
失之態乎臣竊痛惋臣於入京之後取見鳴吉劄
子則許多張皇熒惑天聽一覽未旣眼皆欲裂

其曰國家大計關係安危者則非年少輩所敢與
知政歸臺閣浮議所制等語隱然有脅持臺閣沮
遏公議之計吁亦巧且恠矣古之爲不善者厭然
欲掩今此鳴吉之主和也攘臂擔當肆然無忌遂
舉朱胡兩賢及我國多少名賢指爲主和以資口
實且以頃日之斥絕指爲 聖上之過至以勿憚
改爲言繼之曰生靈塗炭 宗社不血食言辭變
幻震搖 聖心夫外挾強寇之勢以內劫其主是
可忍耶且臺論雖發一邊送書未爲不可云者誰
爲 殿下畫此計者臣竊聞此亦鳴吉筵中之言

云何其不有 朝廷不有臺閣至於此極也是言
亦足以亡 殿下之國也 殿下非惟不能正其
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國書已渡江嗚呼國
家設臺諫亦奚用哉將使人君事事獨斷於上不
顧義理不恤臺論惟邪議焉是護佞臣焉是依終
至於喪邦而後已是鳴吉啓之也言之至此毛髮
盡豎李行健之避辭曰臺論未停之前徑先入送
未知如何云若真不知其是非則是土偶人也不
足多責如或知其是非而故爲此模糊之言則不
幾於內而欺其心外而欺於天乎鄭太和當公議

方張之日傳會邪論曲爲諂媚見棄於清議而
殿下特授風憲亞長是 殿下導羣臣以諂媚之
習也噫今之國事一至於此有不忍言者而爲
殿下之耳目居 殿下之經幄者無一人犯顏直
爭是固羣臣忘君負國之罪而果孰使之然哉嗚
呼 祖宗付畀之責臣民顯若之望俱萃於 殿
下之一身而惑於逢迎之邪說如有直言敢諫欲
持國脉者則 震怒擯斥不遺餘力窺伺 聖意
阿諛媚悅者則崇獎之寵擢之如恐不及臣不敢
知天下後世謂 殿下何如主亦將置國於何地

也嗚呼噫嘻曾謂堂堂數百年 宗社竟亡於嗚
吉之一言乎臣直欲痛哭於大庭而不可得也
殿下試以三司之不安其職觀之嗚吉之言如或
一毫有益於國家則爲三司者雖不糾劾而晏然
行公亦可也何必百般謀避如避死地哉誠以職
在三司以言爲責者使如此之人發如此之言終
不能一言半辭有所攻斥則一時之公議後世之
深誅必不得免爲是之慮欲有所言則上畏 殿
下之嚴譴下懼他日之陰毒寧欲圖遞其職自爲
身謀以此觀之嗚吉之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亦可

知矣噫兒童走卒莫不知鳴吉之罪唯 殿下莫
之知臣竊恠焉臣竊痛焉臣竊爲 殿下惜之臣
不敢知 殿下其真莫之知耶其知之而姑未之
罪耶其將有所待耶天其不祚我邦家耶臣實於
邑而繼之以泣血也 殿下何不以鳴吉之言遍
問於在廷之臣僚乎上自三公下至百執事如李
敏求鄭太和之類其必絕無而僅有矣夫豈鳴吉
獨忠於 殿下而滿廷臣僚率皆不忠於 殿下
乎惟彼李敏求鄭太和輩其心真必知鳴吉之罪
矣非唯敏求輩知之鳴吉亦必自知矣嗚呼上以

格君心下以攻邪說挽回世道之責皆在於三司
而三司之巽軟媚悅若此之甚於斯時也雖以剛
方正直之人膺是職猶恐其不堪况如臣者何可
苟冒以辱名器乎臣本賦性愚妄不能隨時俯仰
其不忍與今日之三司混跡苟容也決矣且臣承
命下去之時試所甚遠日子臨迫一夜之間或馳
數息扶病疾驅僅及期限而積年痼疾以致添傷
所患寒熱之症乘時復發力疾回程寸寸行邁還
到中路益增危劇一日之內再三氣絕奄奄氣息
幾死僅甦竣事最後於他道者勢雖使然而怠慢

之罪實無所逃况臣病勢日深决難供職伏乞
聖明亟命鑄削臣本職及兼帶以便公私

陳情辭職疏 丁丑正月初七日

伏以臣之同生兄南陽府使臣尹榮方在任所故
臣之八十歲祖母及臣之妻孥諸兄弟家屬並為
避亂於本府矣今者此城人徐欣男者自水原還
傳言南陽地賊兵猝入作亂府使及閤家盡陷兵
鋒云臣於垂死病中得聞此竒心神恍惚視聽俱
迷為一失性之人萬無察職之望又况為人子者
虛實間既聞此言則何忍晏然帶職伏乞 聖明

察臣情事臣之職名及督戰御史之任亟命遞
差以便公私臣無任搥心罔極之至謹昧死以
聞

劄

請勿遣使虜營一意戰守劄 丙子十二月

伏以臣於去夜竊伏聞廟議欲發一使持牛酒送
于虜營云此實亡國之言而何 殿下不自覺耶
臣誠痛哭臣誠痛哭為此說者非不欲直倡和議
而 聖筭已决公議至嚴肆乃敢甘言巧辭名之
以歲饋假之以偵探上欺 聖聰下瞞羣情姑為

此粉飾之態耳其心則實出於束手乞和而已虜若陽爲喜悅之色而陰老我師則必將欣然大肆和議鼓城中而從之怯懦者畏其氣焰昏劣者溺於諛佞間或有忠臣烈士抗正論不撓者而下情不達於上矣到此地頭則城下之盟北轅之辱僅一問耳言之至此痛哭而已噫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洞察乎此而猶不能痛斥者臣恐 殿下內度士卒之賢不肖外料伊賊之強弱不足以相當下與羣臣謀不足恃也且曰今之主和者其情亦感矣夫豈欲誤國而然也於是乎浸浸然爲佞

臣輩所欺蔽不得不姑許其議也臣竊痛哭臣竊痛哭今雖萬段乞憐狡虜之退師斷無其理而只足以解三軍之體示我勢之弱而已且守堞之士晝夜凍餒今垂半月已有潰散之漸差過數日則雖欲一戰亦不可得也今聞公清江原等道勤王之兵齊到近地云我之聲勢亦已稍振矣乘此機會大出兵於一面或數千或三四千名決一死戰則城之外四面相去甚遠而賊兵處處圍住其勢必不得首尾相救矣一面旣潰內外旣通之後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夫如是則彼虜欲進而

不可得欲退而恐其議後進退狼顧必且至誠乞和矣然後許和以緩兵禍則雖或大乖於堂堂正義而亦出於不得已隱忍爲之之計也夫孰曰不可哉計不出此而未嘗一出兵決戰近日之小出兵抄擊零賊之舉亦令輟而不再舉使憤惋欲戰之三軍坐困於城堞之上相率而乞哀於犬羊顧乃曰蒲城輿情莫不欲速定和事云云其身之自陷於欺君瞞天之罪誠不足言而終將置國於何地也伏願 殿下夬決乾斷一意戰守亟寢送使之命凡廷臣之煽動和議之苗脉者斬以徇之

一以作三軍之氣一以絕誤國之言不勝幸甚取進止

啓辭

請出兵啓辭 十二月二十日

小臣以督戰御史在北城矣當初北城皆排御營砲手此輩以其才出衆不勝技癢再昨出戰殺獲頗多故益願出戰皆欲空城下去臣與元斗杓親自挽留則軍兵皆願曰出戰則可以成功而空使排堞坐視凍死者抑何意耶其情可以知之也晝則使睡夜則候望而累日候望精力已疲雖加嚴

救有若死人賊若卒犯事無可爲急發游兵此正其時而論議掣肘尚未出兵言於體府亦不如意臣之所望只在 聖斷再昨之戰臣實詳見士氣百倍萬無不勝之理矣

王堂請對啓辭

丁丑正月初四日

今番亮悖之書亦鳴吉之罪也當君臣一意戰守之日何處得李稠許憫見利忘義先身後君之輩煽動其言終遣使臣捧其亮書而來昨見答書非和也乃降也但不稱臣而已鳴吉其忍製此文字耶輿情之憤鬱已久屋下之談無不慷慨切齒而

人人不能自達皆委之三司三司太半闡茸之輩畏首畏尾不敢出言國家雖亡而要得全身者錯於三司則孰肯爲 殿下言哉鳴吉主和誤國之罪擢髮難誅不知賊情則稱以不知可也賊到麻浦尚稱斷無他意誇張賊勢故害戰守萬古天下安有如此小人耶

對策

王若曰城池所以衛民而禦敵也易言重門擊折而不及城池者抑有何意歟武夫宗子詩人譬之於城其意何所取歟

仲山甫之城朔方士彌牟之城成周其得失有可言者歟秦皇築長城害於一時而利於萬世德宗城奉天始惑於左道而終賴於急難此亦有足取歟种世衡城青澗以制西夏余玠築釣魚以保全蜀其方略施設可以詳言歟前史有云高麗曰山為城未易以攻又稱平壤為城險固難拔以今觀之未必皆然其故何歟自壬辰以來名城堅壘處處崩潰如延安幸州之無足恃者反収却敵

之功果何緣而致此歟目今虞憂方殷議者多言西路無高城深池須擇要害形便之地堅築而固守之江都保障之所亦宜增修城堡以為萬全之計難者或謂守國在得人和勞民興役無益有損何者為得計抑別有要道急務之可言者歟子諸生其各悉陳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昔者丘濬之言曰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而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常然之人險

以爲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矣臣嘗有味乎其言之也伏讀之暇心語口而歎曰可升者地險也而天險則不可升也可陵者地險也而人險則不可陵也爲人君而欲守其國者先得其不可陵者以爲之本則地險之可陵者亦至於不可陵矣不可陵則斯至於不可升矣不可升則其險也豈特爲一城一池之固而已哉臣之誦此言而欲一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今我主上殿下當覆隍之否運值外侮之斯棘其於築斯鑿斯之道靡極不用其力而尚慮夫城不高

歟池不深歟衛民禦寇之未得其要歟若有大不瀟於中者不以臣卑鄙使得至前敢有所道噫至德之君大抵然也臣雖昧昧亦感斯會請於玉階下跪進其所有 聖策曰自城池止詳言歟臣伏而讀之曰大哉一哉王言王心夫烏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懼物之爲己害也矧乎有國而不思備禦之道乎於是乎聖人有憂之爲之城池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蓋民不可不衛而舍城池則無以衛寇不可不禦而非城池則不能禦若是乎城池之有關於人國家也雖然城固

不可無而城亦不可恃也固有有形之城池亦有無形之城池有形之城池智者可謀而無形之城池智者不能謀有形之城池勇者可拔而無形之城池勇者不能拔何謂有形地險是也何謂無形人險是也有形者可恃耶無形者可恃耶有形者不足恃耶無形者不足恃耶智者可謀勇者可拔則不可謂可恃也勇者不能拔智者不能謀則不可謂不足恃也世之人辟果能有得乎此則其於衛民禦寇乎何有嗚呼宇宙歸來事變無窮固有以城池而安者亦有以城池而危者其安者不一

危者亦不一臣請以載諸方冊者爲 殿下陳之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義易所著而城池之義不言而喻公侯干城宗子維城者詩人所詠而人才之盛隱若長城則其所取義亦可知矣朔方之築儉狃于襄成周之役大夫擅功則彼此得失不待辨矣秦起長城竟爲後人之利唐築奉天能避賊泚之鋒而蕭牆之禍慘矣術士之說誕矣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青澗之城制西夏之陸梁釣魚之築保全蜀之區宇則蓋亦有足多者而徒事乎有形之城池而不知其無形之城池則其方略設施

臣不欲爲 殿下覲縷也嗚呼自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自有此山川卽有此城池古之城池卽今之城池也今之城池猶古之城池也古今一城池曾無損益之殊而或以之興隆或以之危亡其所以興隆者豈由於城池之有餘其所以危亡者亦豈由城池之不足哉伏願 殿下知所鑑戒焉 聖策曰自前史止可言者乎臣伏而讀之曰大哉一哉王言王心嗚呼天東爲國介在海隅城池之備代各不乏因山爲城之說險固難拔之語載在前史則城池之固宜莫如我東而以今日觀之或

有所未必然者何哉有形之城池雖無古今之殊而無形之城池不能無前後之異則其所以堅於古而不堅於後者無足恠矣至于我朝有大焉 聖繼神承備先陰雨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而壬辰之變島夷肆克覆釜捋萊窟穴我城池以至於數千里山河三百州雉堞土崩瓦解而莫之守焉天塹失險賊兵飛渡烟腥鐘鏢劍及王城當此之時雖有億丈之城千仞之池而類未免望風而奔潰則况乎三里延安一片幸州城比則黑子也池比則彈丸也以城以池固無足恃者而有若臣廷諷

有若臣權慄皆以此却敵而收功則曾謂八路之
名城巨壁反不能及此耶噫乘我不戒搗虛長驅
則此八路之所以不守也 聖澤洽人人險未毀
則此兩城之所以獲全也嗚呼我國家失太平久
矣惟天惟 祖宗眷顧我 殿下奄有大東肆
殿下式克欽承維新厥德凡所以修內也攘外也
美無遺策而蠢茲山戎敢梗 聖化則防秋政急
邊患方殷若或秋高紫塞虜馬再牧則臣未知可
守者何城而可禦者何策噫廟堂今日之訐謏臣
得知之矣關西之要害江都之保障宜效朔方之

築以爲萬全之計者實是議者之言而守國之要
在乎人和宜戒鞭石之役勿事無益之舉者亦出
難者之說斯二者之所論一得一失而愚臣之所
憂又有大於斯者何也嗚呼臣嘗於畎畝中粗聞
國家事不能細也今來 玉陛之下乃欲出意見
論利害不亦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人哉然而隱
中不謁臣則有咎臣可發口言乎噫 殿下改紀
之初發政施仁而萬民其蘇農夫相與抃於野商
賈相與歌於市憂者以樂病者以喜悒悒者怡怡
鬱鬱者欣欣環東土數千里如在鴻蒙始判之域

皆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盛矣厥後事多曰
循政歸文具今年不如去年今日不如昨日一年
二年以至於今如傷之念雖切於上而若保之澤
不究於下王者無私而內需之帑箴猶存節以制
度而公私之浮費尚多諸宮之家廣占阡陌而猶
這常賦搭克之臣東西攬那而橫斂無藝以至於
海澤魚鹽利入於朱門搜括逋逃禍延於同井前
日之相與拊者不拊相與歌者不歌憂者憂病者
病怡怡者變爲悒悒欣欣者變爲鬱鬱永蛇呼冤
澤鴻哀鳴歎息愁恨之聲不絕於窮閭若此不已

則臣恐無形之城已毀於不見之中而有形者雖
高不足恃也噫以若所爲而求若所欲則是所謂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役智用力處雖勤而保禦
之效未可以期月食也臣恐今日之憂不但今日
而止也雖然山河數千里地非不足也生靈百萬
戶民非不足也地不改闢民不改聚而豈無善後
之策乎嗚呼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
溪澗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豈
不以戒險則全玩平則覆耶今者國勢之危不啻
羊腸之路而 殿下之戒若過瞿塘之險則天其

或者付 殿下以有爲之會乎 殿下誠能清慮
開懷不以臣愚而不概於心則臣請進一言使
殿下治道日升可乎臣聞黎民於變四方風動者
舜之城而其城也無形焉建中于民萬邦維懷者
湯之城而其城也亦無形是以干羽之舞頑苗自
格雲霓之師後予有怨爲國之道以城乎哉以池
乎哉伏願 殿下反之於身曰不如舜不如湯吾
之病也域民而不以封疆固國而不以山谿修在
己之德而結人心之和無形之城屹然於齊民方
寸中則是城也不城而城不期高而自高不期堅

而自堅嬰之者斃觸之者碎不用甲不申威而未
有能拔者矣以此守城何城不守以此禦敵何敵
不禦夫如是則雖無尋丈之城而其險也不可升
雖無尺寸之池而其堅也不可破矣何憂于北虜
何畏乎南夷何患乎城池之不足哉故曰城郭不
完非國之災也而孟軻豈欺臣哉伏願 殿下懋
哉懋哉 聖策曰云云噫今日之言不亦難乎順
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
倨侮與其怯懦而不盡也無寧被倨侮之譴伏願
殿下少假借之使得畢辭於前臣聞城不在高

有兵則堅兵不在多有將則勝將非其人而能守其城者臣未之聞也是以擅道濟作宋之長城顏真卿作唐之金城田弘正治魏而有曰爲朕長城李英公守井而有曰賢於長城得人之效顧不躓歎伏願 殿下旣得人和而又得丈人之吉則使之城可也使之不城亦可也使之守使之戰使之衛民禦寇無所虞而不當矣其或城池之修繕則特一舉措中餘事耳尚何足貽憂於宵旰哉嗚呼尺紙寸晷程式有拘語之至者雖不敢載之於文而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翻生風以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今布衣之言雖微獨不足以補國家乎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臣謹對

說

詩能窮人說

詩能達人乎達者未必能詩詩能窮人乎坐詩窮者未或不留名噫古之人鳴於詩者何限而率皆憂愁鬱悒至白首無所遇斯可謂達人乎謂之窮人亦可也然而古之人非窮愁亦不能鳴於詩以自見於後世使後世之以詩自鳴者莫不懷樂敬

愛而尊慕之者唯詩之留名爲然則斯可謂窮人乎謂之達人亦可也二者將安取衷哉抑吾有感焉詩可易言乎哉詩天機也人聲之精者爲言而詩之於言又其精者也聲與言人之所同有而天機之妙固不可人人有也發於其聲形於其言動而合乎天機則詩可易言乎哉確乎其不可易言也以天下與人有天下者能之而求一言之幾乎天機不可得也祗金華蹈白刃有勇者能之而求一言之幾乎天機不可得也有天下有勇者之求而不得者一朝而在已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

偶然而乃反飢之寒之又從而勞苦之愈工於詩而愈窮其身則文章憎命達自古而然何則周詩三百篇尚矣無可論者降而後也詩人之盛莫過於李唐若其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杜舍人之豪縱李賀盧仝之怪詭孟郊賈島之悲壯皆以其詩鳴于世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稱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謂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若此類不可殫記靡不氣隘宇內眼空千古凡有磊砢壹鬱不平之氣則必於詩焉發之世之能詩宜莫如斯而

曾不能折人之珪，儂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終歸於身竄。夜郎足蘭荒，山冒雪，訪梅徒聳驢背之肩，折柳尋花，贏得青樓之名。其他李元賓之早夭，盧至川之破屋，東野浪仙之飢寒，坐詩而窮。有若此者，使茲人比權量力於金張許史之輩，則其窮達何如也？噫，亦太甚矣！詩之能窮人也，雖然，吾於是說也，又有感焉。安知夫詩之窮人，乃所以達之也？亦安知窮於今日者，達於後日，而後日之達實由於今日之窮乎？哉！譬若草木，必遇秋冬霜雪之肅殺，閉塞而後弱者堅，虛者實，各成其材，而

乃可以發榮於春夏之雨露也。人見其肅殺閉塞也，而謂天之窮草木可乎？有是哉！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也。故曰：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詩之不窮人，又可信也。嗚呼！士之行於世論其所傳而已，一時之得失於我何哉？向之詩人之窮也，志抑而不伸，才積而不發，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惟其得愈多，故其詩尤工而傳之世也。悠然而益彰，人誦其言而家有其書，殘膏賸馥，霑被寰中，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載，詞與日月爭懸，而名與天壤相敵也。

三節遺稿卷之十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吁亦盛矣哉向所謂詩之窮人乃所以達之者此也其視富貴而名磨滅者其窮達亦何如也然則金張許史能達於一時而反窮於千載太白之徒雖窮於一時而能達於千載則金張畏太白乎太白畏金張乎窮者達乎達者達乎倘所謂詩能窮人者是耶非耶世之人徒知以窮爲窮以達爲達而不知達者之窮終有愧於窮者之達也悲夫雖然所謂詩能窮人者其必有所感而發也後之君子其有思乎

三節遺稿卷之十終

右三節遺稿三丹即果
壘尹公砮吳兩孫薪谷
林溪昆季所著述者也
左庵宋相公發擢引重
固已備矣余竊庸復贅
抑余於是言感慨者抒

果齋公當昇平百年之
餘值國家隍馘之運
從容取義視死如歸斷
亦職耳當是之時控于
大邦天心助順蒙皇
上寵眷動天京之兵以

濟藩起以殲強虜此實
載籍以來所未有之盛
事我東之榮幸為師何
亦想果齋公英靈亦必
含恩感激於泉百壤覆
有遺恨矣至若丙午之

三節通和
變剽天地翻覆曩倫顛
喪國火不滅僅弋髮
耳噫何可勝言薪谷公
欲將以有為事未就禿
先死之天火不吊及
南得蕪憾林溪公以眇

熒弋个微末之官前後
章奏驚天動地愧於
張尚書胡左史畢竟以
一身撐柱宇宙震耀華
夏有辭於天百後世何
具壯氣嗚呼先生是及

以準備是亂吳成敗利
鈍又何又論朱夫子有
言為之君者猶言所特
賴憑仗以保吳國噫林
溪公豈吳人耶以三君
子雖數百車之久數子

里之遠亦一舟之猶已
奇矣况祖孫兄弟萃於
一家為國之英乃如許
豈其家精神風氣積而
能發有非及所及者
聰管蒯徹每讀樂毅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吾知
今與後又肯掩卷太息
覓承涕於斯篇者矣其
詩若文高下淺深今不
暇論薪苦公舟余同車
司馬平管相期甚遠多

大余於是重為之涕
時龍集玄黓困敵仲夏
百弊恩津宋浚吉謹書

有明朝鮮輸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通訓大夫
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
秋館記注官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世子師龍陽府院君果齋尹公神道
碑銘 并序

南原尹氏始自高麗廉察使威 本朝觀察臨以
清白聞其曾孫時英文科牧使是生澄有才無年
贈領議政其子又新文科知事 贈資成龍陵
君有學夙成作人甚多配文化柳氏婦道咸宜嘗

得異夢以嘉靖辛酉三月四日生公容姿絕異嘗啼聲甚急柳夫人急就抱持纔出戶而屋壁忽頽人皆異之稍長隨龍陵公任所端坐一室讀書竟晷中癸未文科由槐院出入翰林注書遂入玉堂爲正字轉至校理公自爲秀才時知俗學外有用力處及爲翰注又文執瞻敏思庵朴公栗谷先生嘆曰真新進中第一流也甚相推重凡有極選公未嘗不與焉其在 經席精白純一辨明義理上常傾聽之朝家嘗患刑獄多滯除公該曹郎公平反剖決案無留牘猾吏斂手西崖柳公曰才學

固已知之吏事練達乃亦爾耶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司憲府持平舉劾無所避拜吏曹佐郎固辭以避權要時栗谷牛溪兩先生被詆誣公與同志極力申辨用是廢退甚久趙重峯上疏曰李恒福洪麟祥尹某等一發賢珥是渾之論而衆口排擯云栗谷嘗言 宗系受誣久未昭雪是使臣未得其人也丁亥極選以遣公爲書狀官 上曰宗系每蒙 朝廷許其改正而未見其昭載寶典今聞此書將成若蒙頒降明知昭雪之實則予死何恨爾等勉之公旣至禮部沈鯉見公呈文大加稱歎公

復詣禮部乞賜寶典曰不得以此歸報寡君寧埋
骨燕山仍叩頭流血禮部卽以狀進奏 天子嘉
之特 命先諸國頒降命下天下皆以爲榮其救
命曰陪臣等至誠懇請故今以徑賜 上聞大喜
出郊迎救勞賜甚厚曰此實由使臣血誠三韓倫
紀從此復正蕭曹衛霍其功難比公歸道有馬主
事維銘以詩賀公見公酬章且愛公風彩歎曰佳
士佳士至是 上自和其詩且以命詞臣等曰使
臣艱關萬里奉寶典以來是箕疇復叙之日可使
此詩泯沒耶公乞以賞資移老父 許之後四年

遂 賜勲籍號輸忠翼謨修紀光國公策第二等
然時事大變公益無當世意仍杜門謝客討論經
史而已 朝廷亦處以冗散間或右叙而非善意
也壬辰倭寇至李鎰爲諸將公友人爲其從事當
行公謂鎰曰此人有老母無兄弟其義當免鎰遂
以公代之時公爲司僕正兼帶三字銜矣公笏邊
泣請曰兄何恤人之母而不念我父母公曰苟免
非義也且備養父母有汝在爾時贊成公使未還
公入辭毋夫人毋夫人泣訣曰汝捨我而往死地
耶公慰解之且曰國家有急恩義不可俱全鎰進

至尚州地陣于州北甌淵上校理朴麓亦在幕下
賊衆猝迫之鎡跳去謂公曰徒死無益願公從我
軍遂劔公曰將無以見 主上男兒爲國死職而
已遂與朴公同死其四月二十五日甲寅也子衡
甲尚幼弟邊往甌淵求公尸不得資成公以遺衣
冠用俗例葬于廣州龜川冷井里負震之原 上
命 贈職旌閭廩恤其家公諱暹字汝進賦性仁
厚處心和易與人無畛域洞見底蘊肌膚玉雪精
神瑩如水月出入朝端人皆目之又聰明絕人過
眼輒記博覽羣書動慕古人故其踐履篤實志操

堅確外物無所役其心常以誠禮事父母性又清
曠俸祿之外無所營爲而二親便身之物無不畢
給公退雖深夜必詣父母所與弟妹環繞娛侍既
退則又兄弟同席未嘗相離又周恤宗黨蓋其心
力其在經幄每以立聖志懋聖學親賢遠邪爲言
常慷慨激昂自許以報國卒能臨難從容不苟生
以害仁此豈無其本而然哉夫人原州元氏耘谷
先生天錫之後郡守景諶女和順爲誼而箴重自
持其孝養舅姑之誠公沒而尤至每忍痛舍寃不
以戚容疚舅姑心舅姑常曰吾家佳婦也吾不恨

吾兒之亡矣服闋後猶素服不肉不赴讌會 崇
禎丙戌年八十六而以十月十三日沒墓在金浦
林村貧成公兆側衡甲當昏朝時登筭旋沒官止
縣監子蔡集皆文科歷賜清顯蔡丙子之變殉節
於南陽官次 贈叅判集嘗力言尊周之義丁丑
至瀋陽不屈而死 贈副提學柔亦行誼卓異
贈掌令女爲士人權塚妻叅判男以明縣監副學
男以宣縣監以徵叅奉以靖夫死女適修撰尹培
掌令男以健以性皆有文行以世其家二女適趙
得重韓碩佐公嘗以果名其齋豈慕李公晦之學

耶盖公晦開濶寬緩自是寡過之人故朱夫子教
以鎮密敬謹又教以擇善固執順性養氣堅硬痛
快等工夫至於殺身成仁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
顧之心扶起此心來鬪等語皆所聞於夫子者故
卒乃得夫子一體之果而自號焉豈公天資亦近
於公晦故能以公晦之用力者自用其力而其所
樹立者乃如此耶使公而樞衣於武夷考亭之間
則其所成就者盖不可量也士之生晚而地遐也
可慨也已嗚呼公美於德而 朝廷錄其功公備
於行而世人美其才公深於學而朋友稱其文皆

不足以知公也惟其後承能趾其美以樹世教於
無窮而孝宗大王嘗曰兩世三人皆死於節豈
不貴乎斯可謂知臣莫如君也公所著詩文散逸
殆盡獨燕路酬唱數篇合於兩孫遺稿名曰三節
云銘曰

晦菴門人贊其師德萬善之中果乃其一懿哉龍
陽以是自勉既得於心惟實其踐其在于家孝友
純篤逮其事君又竭其力璿係在誣神人羞辱
公控天朝效秦庭哭帝眷其忠明賜寶冊寶
冊煌煌偽蠲斯滌周棄殷契世之不顯宗靈鼓舞

朝紳踴抃上錄其庸錫以鐵券先是大賢蒙難跋
寔陰陽戰野玄黃以類公遂低細斂手退避上庸
新功衆尋舊訛島夷搆亂公從戎幕戎帥勸勦遁
如駭鹿要我與同謂死無益公曰熊魚取捨之間
當取而捨狗彘而冠白刃如麻不動如山造次之
際我仁則成倅如喬嶽昭如日星果哉龍陽沛然
莫禦不有素養其能如許後人濟美益有耿光或
殺其身彞則孔章或明大義存萬世防孰深其源
而不流長三節之貴聖謨洋洋我銘其碑以詔
無疆

三節遺稿附錄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宋時烈撰

壬子端陽
靈山開刊

三節遺稿附錄終

